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六十

杜周傳第三十

隆按史記列傳中班史以杜周于酷吏其子孫貴戚故別為立傳如張湯劉其文仍史記云劉安世曰周傳酷吏獨起杜張何也國有深意張之盛故也曰杜氏絕久亦不八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令湯獨入則傳則世得此子產也公子洩意也楊慎曰元城此論非也夫安世延年皆功臣也勳業既均則史臣傳例意無獨殊者矣安世傳贊曰湯國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師古曰舉皆也言郡吏大一歲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至于餘章章大者連連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赴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罪或非赦例故不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氏讀與廷尉

漢書評註卷六十 杜周 一 帝業山房

宜有後社業傳贊曰張杜俱有良子其日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觀此則固未嘗因湯以有周也隆按後世有法後王之說至有謂祖宗不足法者其起于杜周三尺安在數語手洪邁曰班史不言兩子能而不書其所終豈有闕文歟王楙曰此非逆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隆按此以後傳皆班史所自撰茅坤曰班掾特以杜周傳後下系延年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如周以西吏起家。西徙流慶子如天。道出偏私耶。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特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廼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欽緩業諸子孫故不以入酷吏傳

隆按輔之以寬句一篇綱領下文延詳言之

又按詳次來遷侯史吳事為延年奏記霍光起案

洪邁曰漢書稱延年輔光以寬和合朝廷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安在其能輔之以寬耶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於吳當得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師古曰外內謂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先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寬和則豐。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年當應也。

大其其
昌天
還非証也

隆按論定策功獨大將軍曰功德過其餘則但曰功比之史家一字不苟下如此又按廢昌邑與誅諸呂似不同光即無增輩所謂因入成事者胡得例之陳平灌嬰而概加爵土耶然而宣帝德其擁立之功則與文帝相埒矣呂祖謙曰魏相之賢猶不免於趙附

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字而表遂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于諸事。師古曰言久典朝政。上任信誤為便耳。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延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

惜哉

隆按治甚有名與治郡不進相顧

隆按歷觀欽前說王鳳與詔舉直言二對愴愴以後宮為念愛君哉迺其後說

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

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

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

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

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

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卓蓋倚鹿較者畫立後數月薨謚曰

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

故以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

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

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

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

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故不好為吏茂陵杜

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

師古曰衣冠欽惡以疾見詆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由是京師更謂

謂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詆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由是京師更謂

鳳乞骸骨已復說就位而文說舉直言以救其過抑何附鳳也然書疏篇篇佳又按馬史於人所畧處獨聖聖班史亦傲之云隆按欽所好也點綴語與上不好為吏相應盧齊治曰成帝時外則五侯同日受封而王氏擅朝內則飛燕姊妹入宮而趙氏煽禍帝方湛於酒色國事罔聞且京兆尹王章以王鳳之故須生諫大夫劉輔以趙氏之寵下獄當是時兩月晨見東方矣黃霧

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開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窈幽閑也。窈音一。了反。窈音徒。了反。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凡弟之女。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書曰。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七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覓反。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

四塞矣地靈
未央宮矣江
水逆流河大
決金鐵皆飛
矣大地山川
災異極矣欽
永華最熟於
五行者乃舍
此不言而徒
舉廣嗣養壽
之說以黃鼓
不道之主豈
謬悠之見如
空談說幻者
哉
王維楨曰至
此始露出戒
色本意
隆按上文連
下壽字總歸
結在知好色
之伐性短年
一句上

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
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唯將軍常以為憂。鳳
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盤。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
之世。師古曰：大雅。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
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夫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
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
事耳。屬猶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
言甫爾也。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佩玉去君所。周康王
后不然。故詩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
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忠孝之篤。仁厚之
作也。師古曰：作。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
本。萬物理。師古曰：今。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
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氏曰：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
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
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
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遠。
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

隆按循故事
應上故事無

有劉子翬曰元

帝舉直言欽

專指後宮謂

外戚親屬無

乖刺之心陰

為鳳地谷永

之流也史臣

責永而怨欽

且謂欽非大

浮華博習之

徒所能窺也

其然宜其然

乎

隆按一句截

李奇曰遼難也師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

古曰遼與宏同曰字君力為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

司馬氏婦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

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臣欽愚贛經術淺薄不

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

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

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

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關

東諸侯無强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殆為後宮何以言之

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

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

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

高宗遭雉雄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

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榮感

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榮感守心太史子常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以陞

隆按唯陛下
以下雖舉數
事以詔之而
所重只在后
妾女寵先正
後反詞極懇
切

陳仁子曰杜
欽與谷永皆
依阿王氏者
成帝之時外
戚漸專而未
盛白虎殿策
問欽蓋對曰
天道為君主
剛坤道為臣
主柔王者之
法朝無私人
六經之義國
無權臣制行
之先在於攬

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
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
饗膳。古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
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
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
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
用而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
不可以奢泰持也。師古曰唯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眾庶之命。臣欽愚輶。言不足
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
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
對。師古曰據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
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
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
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行孝孝人行之所

杜欽

權取人之術
在於選賢當
世之務在於
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奈何
其止及于一
端也蓋成帝
亦樂于聞直
言者而惜也
杜欽不能直
于言云
隆按以上一
條對無遺
策矣後復舉
女寵一節諄
懇戒之非人
臣愛君之深
易克至此
洪邁曰漢書
稱欽教解馮
野王云子
謂新莽盜國
權與於鳳凰
且退而復止
皆欽之謀若
欽者蓋漢之
賊也而謂當
世善政出其

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于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謂託人以為援而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師古曰長明也。表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此則眾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於所欲也細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以病免。徵諸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凰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堤者也。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

手豈不繆哉

隆按叙三事

皆刺骨語且

長短錯綜有

法

劉子章曰初

鳳專權欽嘗

戒之又令鳳

乞骸骨及王

章上封事鳳

稱病篤欲遂

退當是時劉

氏王氏之禍

幾解矣欽乃

力說鳳起視

事竟殺章欽

內結鳳心而

外取虛名故

其謀反覆如

此

真德秀曰鳳

以王章事慙

懼求退欽復

繆引周公事

勉之使留而

王章之死欽

亦不能救也

偃伏之愛

師古曰言昭王幼小且夕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

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睢為及近者武安侯之

見退

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

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捐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間

其說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

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

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

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

于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

一本無其字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

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

封于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猶歎息永懷夙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

于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

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母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

令我困蓋成帝與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于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

鳳詔書引此言之

書平主卷六下杜欽

卒使權移外家以成篡奪之禍欽安得無責哉
劉子翬曰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誣善欽姦人之雄也
茅坤曰此亦以浮梗障河決之議
又曰欽之補過句一篇鎖案
隆按優游不仕應篇首不好為吏
隆按業傳附于欽之尾
又按數言得失不事權貴二句業傳柱

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眾庶冤之以譏朝廷
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
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
不曉況于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
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
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
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
將助也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
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
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
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
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
服虔曰受立書也語在外戚傳屬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
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

隆按方進以陳咸詰責之故心恨而劾奏之并及朱博孫宏輩皆免官詳具本傳茅坤曰辨駁極

不坐是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

不平也即相忤者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

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

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

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

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

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

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

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

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

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

曰幾請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

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

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

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以熏轡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天下莫

王維楨曰業論方遑專權當矣而惜手其不折之于生前也

隆按前後所言二句收拾上文簡便

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

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

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

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

異。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

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

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姊淳于長母也皆

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

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

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

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

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

者。幾為姦臣笑。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

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

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

劉子翬曰張
湯杜周酷吏
也皆子孫榮
顯侯爵數世
史稱湯雖酷
烈及身蒙禍
其推賢揚善
固宜有後此
牽合之論也
湯深刻排陷
流毒一時其
稱引一二掾
史何足掩其
過哉安世延
年之德器自
應綿遠未必
由湯與周舜
之帝禹之王
豈必自翬
耶遠迪知曰

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
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閣略師古曰閣略謂
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
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
云

贊曰張湯杜周竝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
曰言其子德器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臣瓚曰衡平也至于建武杜氏
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爵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
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及欽浮沈當
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也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闕睢之見微
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
故云見微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與戲稱朱博毀師丹
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

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漢書評註卷六十終

孟堅與欽而
少業余則謂
業不事權貴
較之附鳳者
不能無軒輊
云